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百二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卷第一

書 以下時事出處帖

劉共甫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

呂子約

向伯元

林井伯

方耕道

陳子真

劉德脩

卷第二

書

李端甫

劉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玉

劉公度





蔡永浦

章茂獻

劉智夫

與長兒

林擇之

卷第三

書以下講學及應往來帖

胡籍溪先生

文叔

程沙隨可久

鄭尚書惠叔

程允文

彭子壽

孫季和

劉子澄

王子合

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何叔京



廖子晦

魏

元履弟

汪時法

白伯元

赫井伯

趙子欽

方若水

卷第五

書

方畊道

鄭景明

朱魯叔

卷第五 學古

方畊叟

皇甫文仲

皇甫帥

林子方

劉德脩

丁仲澄

詹尚賓



志南上人

西原崔嘉彦

林師魯

林熙之

朱魯叔

余景思

方伯謨

劉平父

子服弟

卷第六

卷書

林擇之

黃商伯

楊伯起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馮儀之

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上廣文



考試感事感作

題米倉壁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閣阜山

送單應之往閣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題赤城觀

尤溪縣學觀大閣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洲三峡用山谷

驚鹿要湏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

得鷗字

次周師温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西原居士斲寄秋蘭小詩為謝

記

至樂齋記



恕齋記

祝文

赦後舍菜先師祝文

赦後祭  祝文

祭文

祭林芸谷文

祭  文

題跋

跋芸齋遺文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題折桂院行記

題星子縣尉解射亭

題落星寺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尋真觀

題五乳寺

題棲賢磨崖

題壘石庵



題折桂院

跋所刻和靜帖

跋所刻包孝肅詩

跋王大初所題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題所書古柏行

題梵天法堂門

題陳廷佐亭

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啓

回余衡州

回王正臣

回衆解元

回待補生

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洞學榜

申諭耕桑榜

辛丑勸農文

招學者入郡學榜

招舉人入白鹿咨目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卹糶糴事件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再勸修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糶不盡曉諭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禾穀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船力勝

禁旅店不許遊傳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施行旱傷住催官物一月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鋪兵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

施行專欄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糶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許攬攬船米入市等事

約束質庫不許閑閑等事

戒約上戶躰認本軍寬卹小民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邵良陳訴踏旱利害

委官置塲循環收糶米斛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援例乞撥錢米

再諭入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公革住米舡隱瞞情弊

行下場所革住米舡隱瞞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公文公別集目錄

卷第十

行下兩縣委官促人戶糶米戒克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過糶

卷第十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糶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夾裁糶場交錢量米

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牌背題字式

賑糶曆頭樣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法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管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

行事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

拒事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曆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戶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糶米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躡訪場所合干人減耗等事

申照司為賑糶場利害事件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塘

施行闕食未盡抄劄等事

實審糶濟約束

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糶客米三分榜文

施行許令八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

佈種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抄劄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糶米無事

鄧次差公吏收糶并撥錢下賑糶場

賑濟戶口數

奏乞推賞賑濟下戶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爲  
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  
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  
爲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  
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  
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  
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  
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生遺文  
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  
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  
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鏤於  
君之長子謙一爲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  
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羨解始  
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  
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  
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  
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  
束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譏云咸淳元年六  
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黃鏞  
謹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書時事出處

劉共甫

珙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久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去能畧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迓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侍以歸足矣二姦雖去氣象全未廻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爲爲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爲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間讀陸宣公奏議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造朝以亟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畎畝縷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勤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



但誤字處更不吝脩改為善略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為別馮數字示及否比及宗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駭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誨諭之及乃知儲率之為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逖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乃東歸至楮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尚未曾有別去殊憫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譖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為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



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  
比來訐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尚可  
採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某  
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於父母之顏色  
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  
妻孥歐擊僮隸以快已之忿耶此問巷之人知  
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  
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  
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  
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  
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况本領若不甚正  
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持耶  
聞奏請令鄉監郎曹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  
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柰何柰  
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  
機交急之慮然大根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  
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况與  
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  
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  
俟人主厭弃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遺損



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  
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覩近詔但已  
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  
任者視以為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  
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  
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  
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  
以書為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為其大者論薦人  
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  
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其輩草野之臣則雖  
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凡果相  
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  
為不利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為  
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  
情相告也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曾中之  
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悞兩公協  
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為  
身亦以為親為一公為國計也千萬幸登

彭子壽

龜年

止堂之孫社家藏

請遣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



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源  
更加控免耳區區鳧雁不足爲重輕忽聞門下  
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爲之駭  
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  
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  
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  
本末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  
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

洵

洪正學子刊允夫家藏

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爲僭瀆睥睨愈甚  
近日葉總章中已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  
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衆論紛紛故於奏  
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  
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申明已降指  
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羣小因此又益紛  
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  
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干  
冤痛莫能爲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

按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爲之奈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



遲方傳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  
其足食乎小謹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  
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為本根之禍  
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  
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為如  
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衙痛哭  
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  
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密乃  
爾可怪久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亭便晨起  
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効顰耳一笑

逐湯相陳豈非賞魏無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 魏元履

早稻既登揀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  
節將臨大為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  
為可慮耳今歲之事偶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  
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今無鄉井久矣此非面未  
易道也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澂父書  
云邂逅汪養源文聞益州已出峽非晚到玉山  
矣上以其留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  
又如何也此事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



邦初聞甚以爲喜聞邦人亦深自幸旣而聞之  
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非徐老之  
比也乃漕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閑更  
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擾  
稍可近書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  
今歲不爲場屋計乎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  
比扣芮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  
縣靈壁兩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  
知孰是前日得先生書云鉉山見報亦如此所  
聞也史去而卒洪皆遷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  
所得處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諫垣  
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  
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爲學督之不敢怠但  
良亦費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爲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爲奪  
兵罷黜之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  
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



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爲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資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入子白金一兩士卒人子錢三百軍士大怒會虜騎至城下衆莫肯戰揚言虜盛不可當且欲圖之顯忠惶遽遂走失七八千人

七萬人出塞還者六萬餘

而軍資器械盡沒幸是日大霧虜人不知我師之道故無他不然幾殆然虜人冒火暑奔馳赴掠人馬踣於道者相望也

入宿州後事寬甫書所報也

書亦

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罷王龜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由遣往招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爲他計者遂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險之說未爲不然但不知所以爲自治之計如



何耳但守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爲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爲如何

魏元履

徐喜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爲泉守殊不可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變漕馮方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祕閣參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王慶長閩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尉書已作數字授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問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使中寄示容檢鄙論爲若有不當處却告駁



難即彼此有益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 粗像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爲到郡引疾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文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家問幸啓恭兄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略記事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其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爲幸彼有教授黃君者比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向伯元

以下伯元之孫采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早歎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略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比及終更亦當交孰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稱許何以當之



祇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勦形瘵精力全衰百  
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  
留款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  
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  
今遣此人告糴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閉遏之計  
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  
廢事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  
不敢不盡其畧而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  
去又意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為  
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  
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為幸耳劉廌論事不阿  
近所未有亦恨太踈果墮語穽耳周南之策亦  
粗聞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  
不衰此乃為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  
為可慮奈何

向伯元

到官十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  
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



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罷去諸  
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  
命次第其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為衰病復爾交  
攻鬱鬱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  
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  
卧兩日屢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  
報今雖未死然衰頹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  
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度  
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慮所及忠賢奔播幾  
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  
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  
子卿想歸久矣

楊丈書已領下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  
在趙子直處喫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  
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  
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  
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  
歸來兮道遙西江波浪何時平其可以泣鬼神  
也

林井伯

其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罷逐而歸祗以自愧還  
家初亦粗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  
必不全亟遣告老入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  
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如也餘干屢得  
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  
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  
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  
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  
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  
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父子聚哭之  
極不能為懷也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  
莫須更為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  
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職得請私義  
粗安若命懸危厨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樞相



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美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  
事徒然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  
又再請未知如何來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  
已決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  
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燕  
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  
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

蒲陽方耕家藏

休致文字已由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  
有遲疑即不免徑由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  
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  
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  
暖欲挈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  
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  
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

光祖以下後漢之曹孫曹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  
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為恨如未始得見顏



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  
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懔然  
爲之汗下盖久矣莫有以此聲歎吾君之側者  
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爲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  
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  
發近在旦莫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  
已竊竊私爲同志一二君子道之盖不唯欲以  
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  
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  
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  
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  
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  
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  
之擾言不盡意伏希增跋

劉德脩

今春旣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  
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  
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小間謾讀舊  
書姑以思遺老耳不足爲左右道也昨聞諸  
公於門下數有裏言而群賢亦有彙進之勢作



鎮瓊門是爲東來之冰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  
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與戎幹方之  
任以蕃衛王室爲心亦豈能愬然於今日之事  
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  
浩歎而已  
某所爲大學論孟說近有爲刻板南康者後頗  
復有所刊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爲訂其謬并  
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旣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  
往來每懷道義馳想士已不審比來爲况果何  
如統內軍民計自寧謚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  
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定然諸公書來  
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使無事否耳所幸仁賢  
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  
恐終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季  
婦之戚長沙除目未之敢承其間蓋有小小曲  
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風寓音不究懷抱伏  
昏悵悵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



明敏有志於善嘗爲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自然旋被除書尤非所據力辭不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拜螭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羣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叙以罄鄙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爲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某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子三壽千里茂獻



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后  
望幸密爲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  
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爲誰亦望并見告也  
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關之集風流雲散甚可  
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爲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  
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  
今日之勢政使群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  
爲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  
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始拜祠命不  
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  
托李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  
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  
我何哉

東溪先生以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  
文叔郎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爲道鄙懷也集賢  
益孤勢難復久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况便安足以爲慰



但比來時大變殊駭聽聞流寓斥逐下及羣  
布近年以所未有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  
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  
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日不  
審台候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其前  
月之初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爲兩日之款  
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  
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候輕於往時而氣體  
積衰遂不能當藥未有效而傳聞愈甚病勢遂  
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  
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  
公見之意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  
此得附此書臂痛不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乏不  
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見之期千萬爲  
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體候  
何如得李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已別  
附書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又不能  
復俟異時相見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



笑也然病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  
期否耳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  
生遽啓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爲之怛然此在  
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失所  
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久去冬尚幸  
一見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  
朔峽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  
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發狂  
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  
得遯之家入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香齋舌  
然曾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  
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  
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相  
恩禮一新季章超遷甚美論功第賞固自有次  
序耶正別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此兩  
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  
鶴銘側有謫升楊工曹掾王璿題詩詩詞甚佳  
字亦絕類鶴銘疑出一手璿字已闕但據趙德  
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中亦有此人名姓不  
知便是一人否然詩



乃絕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爲訪之爲正  
則摹數本寄及爲幸其桂冠之請人尚未還而  
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  
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  
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風悵  
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  
也或正則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富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  
几下否但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  
比日台候何似竊惟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  
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  
痞遂爲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脫茲  
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矧亦未敢保  
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  
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爲古  
人尤足傷歎于越得書寄示浩刻亦能道示衆  
語不審比來關中何以可日老來始覺讀書有  
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



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  
因其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既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徵王峽  
乃微盧之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  
聊爲廣異聞耳文叔季章想時通問聞馮校書  
極佳士遽爾殂殞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  
攣不能轉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賴作群  
公書只從州府申乞騰上乃無人肯爲作保官  
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  
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茫不  
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  
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  
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  
所能爲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  
月今日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  
乃先衆賢爲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



能免姑靜以俟之一耳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  
知嘗出入門墻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  
然磨礪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  
涂中患難曲折爲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  
乃欲妄意以扶顛持危爲已任豈不誤哉此日  
伏想稅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某辭職終年幸  
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前日正則之疏  
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極還卜以此  
十日葬矣寃哉痛哉聞有爲之賦詩摹印揭之  
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  
壻書云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  
寒遂至大故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  
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  
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平父比  
亦得書去佳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丐  
外爲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力如土與之雷  
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